

國
朝
文
錄

帶經堂文錄引

帶經堂集新城王阮亭先生著。先生以詩名康熙朝與秀水朱竹垞並稱兩大趙。秋谷宮贊所云：王之才大而學足以充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是也。文則少遜于朱，故漁洋文畧、四庫全書不著于錄。然而筆情雋逸，議論風發泉流，讀其序記諸篇，如聞魏晉人揮麈清談，俊爽之章，幾乎錄不勝錄。特沉著堅厚處，遜昔賢耳。碑誌多大人物，情事亥備，尚少鎔鑄之功，而寫文下位布衣，一往情深似尤人，妙傳多風逸，不失史裁。宋牧仲序蠶尾集，謂碑版序事之文最勝，殆不誣也。題跋譏訶古人品瑜摘瑕，往輒破的，書

事諸作亦可觀以視竹垞雖不免瞠乎其後而海嶽高深之氣象
詩書蘊釀之精華朝野推戴之風度固可于其文具見之矣上高

李祖陶撰

帶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晴川集序

林翁茂之桂劍集序

蓉槎蠡說序

倚聲集序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邵子湘青門集序

覽古詩集序

國朝謚法考自序

東西二漢水辯

書劍俠事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劉孔和王遵坦傳錄劉傳

御史梁晳次先生傳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吳順恪六奇別傳

卷二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邱公墓誌銘

霜臯先生墓誌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管典籍事馮君大木墓誌銘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西宁縣行取知縣任菴王公墓

誌銘

吳徵君天章墓誌銘

帶經堂集文錄卷一

山東新城王士正阮亭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晴川集序

新昌漆作霖謙

三百篇既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士大夫將自兩漢以溯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無由。宋晁无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惟日熟讀三百篇楚辭。曲折盡在是矣。晁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

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諱。塞紛侘
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
者。楚地也。蘭茝荃蕘蕙若蘋蘅者。楚物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
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涕
唾而已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後得謂
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
其詞甚麗。蓋真能得三百篇泊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
又皆沅湘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茝荃蕘蕙若蘋蘅
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辨之遺風。於是讀者。

交嘆慕以爲是真楚詞也。予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卽不歷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嘆，攬香草，像嘉木，公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无咎元晦諸先生，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一氣鼓盪而曲折自具，其中此實奇文。

先生論詩固擅長，而論文亦正。其序張杞園半部集云：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譽吳少微而不傳，李華

蕭穎士繼之而亦不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期曾蘇以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鬼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嘵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如圭峯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

林翁茂之挂劍集序

勝國萬曆中。海內太平。文治熙洽。士大夫官中朝者。率皆優閒無事。退朝罷直。輒飲酒賦詩爲樂。金陵號爲南京。山川清麗。衣冠翕集。尤以風流文采相尚。布衣工文之士。多萃止焉。閩人曹學佺能始官南京大理評事。尤好山水。每春秋佳日。與諸名士登臨賦詩。詩多清綺婉縟。有陰何沈謝之遺風。至今金陵人猶能誦之。林翁古度亦閩人也。少賦撾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其父初文孝廉。嘗獻書闕下。不報。歸而卜居金陵。翁及其兄君遷。皆好爲詩歌。又出交當代名士。聲譽日起。而公尤與曹氏相友善。故其詩清綺婉縟。

亦復似之。萬曆己酉壬子間，楚人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先後遊金陵。翁一見悅之，相與方舟泝大江，過雲夢，憩景陵者累月。於是其詩一變而爲楚音。又三四十年，天下大亂，事勢陵谷，永嘉南渡，石頭不守，曩時風流文采之盛，不復可蹤跡。而諸公亦零落老死，無復存者矣。○可謂絕果。顧翁獨亡，悲舊家華林園側，有亭榭池館之美，胥化爲車庫馬廐。別卜數椽真珠橋南陋巷，柵門蓬蒿蒙翳，彈琴讀書，不輟。有所感激，尙時發之於詩。海內士大夫慕其名，而幸其不死。過金陵者必停舟車訪焉。翁既貧窶，無復少壯時意氣，朝炊冬褐，不能不仰四方交遊之力。顧世之士大夫多非雅故，或陽浮慕之。

而已卒不能有所緩急。由是窮益日甚。順治中士正佐揚州數過金陵。與翁登雨花臺。泛秦淮。青谿遊靈谷。吉祥諸寺。翁輒爲指點陳蹟。夙昔與諸名勝賦詩高會之處。潛然出涕。予亦悽愴久之。康熙甲辰。自攜其萬歷甲辰六十年之詩來廣陵。屬予刪定。酒酣喟然曰。吾束髮交游。今年八十五。屈指生平師友凋零盡矣。卷中諸君子。皆化異物。每開卷見其姓名。輒作數日惡。此數巨軸。雖更兵燹僅存。然皮闌飽鼠蟲者三十年矣。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千秋之事。今以付予。予受卒業而復於翁曰。翁少時能物色。自雲先生陳昂於市肆。織履之中。翁卽老且貧。然四方知翁者眾。小子度何能

重翁哉。既醉不獲，乃爲披揀而精擇之。僅存百數十篇，蓋嘗論之。
翁少與曹氏游，發三山來建康，上匡廬，觀瀑布，游陽羨，探善權玉。
女之奇其詩，清華省淨，具江左初唐之體。述王子以還，一變而爲
幽隱鉤棘之詞。總收前文絕妙誠然如明妃遠嫁後，無復漢宮豐容，覩飾顧影，裴回光
照殿中之態。今所錄篇什，率皆辛亥以前之作。而世之浮慕翁者，
或未必盡知之也。宜城施參議愚山過揚州，得是本，讀之嘆翁真
面目。今日始出，因錄副本以去。旣而施官臨江，予官京師。翁遂以
丙午下世。三歲不克葬，每念生平杯酒之語，耿耿於心，愧無以報
翁地下。己酉奉使淮南，檢此本，適在篋。衍謀爲雕布，所以嗔翁目。

者或在此也。乃爲敘述之。俾讀翁詩者有考焉。

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不止爲淋漓之入言也。而刪
茂之之詩尤見古誼。

○ 蓉槎蠡說序

說部之書。蓋子史之流別。必有關於朝章國故。前言往行。若宋王氏。揮麈三錄。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始足爲史家所取衷。予嘗於居易錄自序中。畧其例矣。而平生先後所撰著遊歷記志而外。則又有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諸種。未知視宋人何如。然備掌故。而資考據。或亦不爲無補。近又有分甘餘話四卷。爲門人程聖跂校刊。聖跂因以其蓉槎蠡說寄予論之。而屬爲之序。予惟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理義。而以已意述之也。夫天地之道。變化日新。發揮旁通。取不禁用。不竭而昧者。往往失之。固無足論。或者。

穿鑿其聰明而不軌於正則支離流蕩之辭爲害於人心風俗最深而尤不可以訓聖跂此編抱博辨之才具論斷之識則古昔稱先生要之以無雷同母勸說閒亦出曼倩之諧語效彥輔之清言但期曲達己意以求合乎義理之歸而後止雖於朝章國故弗遑殫悉殆所居之地使然至於前言往行大可供資德之助細亦可以佐多識之功時時有廣老人耳目所不逮者此予之所爲望向若而興嘆者也而聖岐乃以蠡說名之若曰吾僅以蠡測海云爾其不自滿足爲何如哉雖然海也者委也果能由其委而窮其源以極之於星宿而榕槎自此益遠矣蓉槎聖跂別字也

先生論說部指歸如此而昧者乃謂聊齋志異之書爲先生所
健談真齊東野語哉

○○倚聲集序

大

史

書

直

從

源

流

記

起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弦諧金石者篇目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卽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弦歌之法不傳而弦歌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爲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十一篇遭戰國及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

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號嫋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師曠覩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之爲道何以感人如此。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饒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之刪詩也。得詩而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概見。而梨園弟子所歌。率當時詩人。

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
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
翁○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
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
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
盛○高○史○其○嗣○續○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
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劉○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
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屬○是○也○有○
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

雖百變而不窮。花閒草堂尙矣。花庵博而雜尊前約以疎詞統一
篇。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畧於啓祐。鄒子與予蓋嘗歎之。因
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闈之製。彙爲一書。續花閒草堂之後。
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弦歌之意也。書成命曰。
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
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由將聲
音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興矣。

深悉源流。寫出如數一二詞家統要。殆括於此。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太史公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語又有之。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疑與孔子之所以爲教者不類。何歟。乃子與氏申其旨曰。如琴張曾箚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其志寥寥然。曰古之人古之人。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自有孟氏之說。而聖人之所以爲教。益大明於後世。非獨曾皙原憲之徒然也。即如莊周接與長沮桀溺於陵仲子之流。其行事或近於狂。或近於狷。要皆爲不悖於聖人之道。故後世有傳焉。而流俗之人。習見夫伊優囁嚅。以爲工磬折周。

旋以爲容。舉天下滔滔。皆是可以干譽而無咎。而苟有一憲蕩。連舉不羈之才。則以爲負俗之累。羣相與非笑之。不至於堙鬱。輒其身而不止。噫。其可悲也。夫狂狷之士。不見絕於古之聖人。而今乃不見容於流俗。無惑乎。舉世相率於聲利姍媚之途。而不知所底也。王子秋史。自其少已。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視鄉里間。舉無足。當其意者。類狂閉門。苦吟息交。絕遊類狷。鄉里之人。亦遂羣起而譟之。秋史自信。顧益堅。田司寇漪亭。以視江南學休沐歸。過歷下偶見其詩。急物色之。與相見。又盛稱其才。始得列名諸生。予繼見其詩。有亂泉聲裏。纔通屐。黃葉林閒。自著書之句。亟稱之於巡。

撫張中丞。中丞因延見講布衣之好。於是秋史名字往往在人口。然好之者終不敵忌者之衆。故坎壈至今。秋史之詩骯髒有奇氣。不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復如清流之貫達。與其人絕相似。雖忌者不能不心折其工也。王道思有言。才足以用於世。賦且貧焉。其怨也宜也。故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予以爲道思之言亦稍過矣。夫知不知命也。過不遇時也。老氏不云乎。知我者希。則我貴。而又何貧賤之足云。矧不必以賤貧終乎。秋史此不故歸但自信其狂者狷者而窮。達勿變焉。他日人與詩兩無負矣。

鬱勃激昂先生能如此論人。所以能主張後學。

邵子湘青門集序

毗陵文派始荆川。方明嘉靖中。滄溟弇州繼空同之後。以先秦西京之文。雄長海內。荆川獨與遵巖。浚谷。鹿門數君子。發明唐宋六家之緒言。遵巖序荆川之文。以爲吳畫。長江大湖。以爲國地方千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勝數。而英華之所磅礴。惟季札。游兩。人。繼。之。者。荆。川。也。其。推。引。可。謂。至。矣。而。荆。川。答。遵。巖。書。盛。有。谦。挹。不。敢。當。以。今。觀。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无。咎。文。潛。之。流。馳。騁。後。先。可。以。不。媿。而。挑。汰。鍛。鍊。之。工。或。有。所。未。暇。蓋。其。中。年。自。詭。講。學。而。又。不。能。忘。情。於。用。世。又。其。學。極。博。而。不。能。不。雜。故。於。挑。

汰鍛鍊之工或疎。荆川自以爲徒業者不躋其裁殆非盡誣也。吾友邵子湘氏生荆川之鄉。蓋嘗學荆川之學者。其爲文遠取法於唐宋諸大家。或時闡馬班二史之藩。而其於洮汰鍛鍊之工尤深。邵子家瀕湖鄰具區。煙波浩淼之觀既足以蕩滌其胷臆。中年謝塵鞅。自屏於山水寂寞之瀆。不復有用世之志。而獨肆其力於文章論者以爲天之阨邵子故嗇其遇而不知嗇其遇以昌其文者不可謂非天之所以私邵子也。邵子博學卽未知視荊州何如。其於文章洮汰鍛鍊之工則已至矣。邵子之詩格甚高氣甚道。嘗觀海市於之罘。窮炎漲於扶胥。而其詩益奇恣。盡變與其文可必傳。

於後世無疑。邵子方客宋中丞牧仲。吾言不信。質之牧仲。謂何如也。

以挑汰鍛鍊之工。許子湘可稱具眼。故子湘報書亦深服之。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故人才賢否之辨世
運升降之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響然而
不惑猶以爲未足也則又必憑軒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
遺跡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塚金石斷闕之文所至
憑弔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揮其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
千古而無憾王門人江子長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
俯仰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盤瓠之鄉
發爲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

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爲詩如千首。美刺具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詠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何謂邪。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惡之義。此謂詩之謂後之觀者。將以爲歌詠之文乎。抑以爲史傳之文乎。昔唐宋閒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人。其詩率

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人可矣

其氣雄直

國朝謚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謂南郊稱天以
謚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叔業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
起家有行狀。國有惇史。而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謚。顧五十年
來。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士正昔備貞
更局。以爲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
之曰。謚始於周。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葬。賜謚
讀誄。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間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虎通。獨斷
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

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謚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本朝率沿明之舊此其大畧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績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始得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謚。而其他不與焉。至邱園之得謚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謚有六家蘇洵從其重複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謚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謚百三十一中謚十四下謚六十五迄於明代。

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謚文者。劉忠愍。琪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文。李思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樂豫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議欲謚

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憚於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畱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擬宋嘉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嘉當繼唐韓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字。此以二字爲貴也。京鐘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謚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况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其說者。并附著之至。本朝賜謚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樞之謚忠節陳啓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分兩層說說疑處尤辨

○東西二漢水辨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柔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紛纭。謬謬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辨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灔水爲汙。而爲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灘山。因名灘。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汙。故曰汙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卽此推汙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

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按常氏以汚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
體矣。又謂東西俱出嶓冢非也。且桑欽謂灑水出隴西氏道嶓冢
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羞
水合。是以灑水爲西漢水也。又謂汚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
曰汚水東南逕沮水。戊東南流注漢。是以汚水爲東漢水也。酈氏
兩疏之。而未辨其非。夫禹貢嶓冢導灑。東流爲漢。灑之東流見於
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灑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
南入沔者。即是。則灑入沔合流而東。共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
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灑合。常氏旣附會

澆水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汚出嶓冢合自水爲西漢。是明與嶓
冢導澆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澆汚爲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澆合自
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典。嶓冢山有
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秦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
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卽五丁岐之嶓冢。禹貢
嶓冢導澆。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解姑在漢口有二則東西二
漢。源流各自了然。澆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
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

此條在汙水下而此又云灑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沮必無是理而灑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是鄭氏於灑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漢上承灑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率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灑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自水相合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汙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灑東南流爲汙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南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

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曰。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府巴鹽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何紛紛聚訟爲哉。

耳聞不如目見。故後之說禹貢者。率遵先生此辨。

○書劍俠事

先○寫一↑個作↑精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鞬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鵝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庵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獰至尼庵入

門有屏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屏無妨。久之持硃封鑄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開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屏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東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憇耳。然尼異人吾須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自頃之尼出嫗挾蒲團趺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作此狡猾。

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函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庵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以此作結霸令人悚然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何等高簡何等氣韻下視聊齋志異殆如小兒啞嘔世俗夢夢

乃謂先生艷羨其書欲以千金置爲己作真可笑也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爲曲全孝義以

敦風化事

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該寧遠李範同之子李殿機
地本疏後次以故論昔在內

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

校尉經鑾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之家據

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

干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

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眞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稱我本一窮巴牙

刺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情愿斷

出。又不忍折離。李殷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同歸。輕財好義。此巴牙刺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同行。遂涉嫌疑。事子非分。因喚禱婆更審驗過。已得真實處。女之供是范一魁憐玉氏立志等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婉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綱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厄爾庫稱情。恩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聖朝之

例臣等因事關風化仰體。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於象房。後鬻身於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王五姐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牙刺厄爾庫不取李殿機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爲民。應令李殿機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給與贊賠。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予山居時。於邸鈔見此疏。竊嘆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生死契闊。不復相聞。舊傳女子。卽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

哉女子足媿也。之鬚眉丈夫多矣。至於厄篋庫輕財利而慕義范一魁首。不耀以金玉。皆有古人之義良史所宜大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院侍御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奇極。痛心餘見之。當復爲賦三義行矣。

劉孔和王遵坦傳錄劉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啓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閒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閨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謗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倜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太宗兵自喜峯口牆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

勒。寶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眾三千人。執僞縣令徇於眾。殺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兵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強。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旣貴爲藩鎮。好爲詩。往往詫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飲江淮。未聞。

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國事况不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悲按案起一座震懾不知所爲孔和不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將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孔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識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此真可入寫次亦飛動

○○御史梁晳次先生傳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三人焉。曰穎川劉公載體仁長洲汪若文琬。鄖陵梁曰緝。熙公載豪邁任俠。若文孤附工文章。曰緝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乙酉別日緝於都下庚戌別公載於淮浦。最後乙未庚申間。與若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復相見。而余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培書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

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而無復有知之者。不亦悲哉。作晳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暫次其別號也。其先洪洞人、始祖入公、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入世至雙棲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子濟一公、諱廷栻、皇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卽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紈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州、河洛大

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閒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汚視民如子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巡撫中丞某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調知先生孤介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焉。宵咸寧半載減俸行取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擎搏擊爲名高先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院僧暇卽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正輩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子酒酣耳熱辨難蠭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

○廣○中○能○靜○大○程○子○所○云○動○亦○定○者○
生○默○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言○爲○煩○如○
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耽○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
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邱○繩○牀○
藥○竈○外○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先生○嘗○
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曰○吾○籌○之○熟○矣○官○居○而○
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肖○而○居○厚○實○三○竈○將○至○日○博○徒○日○倡○優○
日○盜○賊○君○懼○夫○三○竈○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歸○田○
之○思○屬○長○洲○文○點○盡○江○村○讀○書○圖○見○志○予○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
歸○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樸○被○親○相○送○一○箇○嵩○邱○行○脚○曾○

蓋紀實云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河南
餽問亟至一無所受答書曰生有癖性酷愛古帖亦昔人玩龍團
飲廷璫墨之意也聞朱仲溫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迺子
昂書鐵佛寺鐘銘在鵝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其
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於禪悅
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
者歟嘗共讀杜詩至分減二字諸注皆不及先生謂出華嚴經
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啓壬戌卒康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四
子壻塤坦採今惟壻在

王士正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闡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騁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頃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于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寫狀得真人品出論亦中肯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公金氏，諱之純，字健之，別字復濱，楚廣濟人。父楚濱先生，諱鼎赤，隱居教授。有二男子，以長之鉄治穢，事而授經於公。公兄弟孝友，故得精力於學，爲名士。中萬曆乙卯舉人，四上公車不第，署醴陵縣學諭，再補浙川考最，不次擢知興安州。公之知興安也，流寇方橫秦豫間，而所治當梁洋均房要害。一旦寇傅城急，攻公帶劍登陴，慷慨與家人訣誓，與城存亡。夜半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添數尺，賊遂舍去。已而歲凶，薄城城中糧且盡。公問道，造蠟丸書，請救於遊擊將軍唐通，通授至公夜半，縋城與之合研，賊營柵殲。

其喪間乃大解於是恤死戰者還俘畧者歲祲疫作給醫藥設粥糜死喪者官爲埋之民皆感泣御史以功狀上聞朝議將以公知漢中府而兵積勞邁疾卒興安民咸奔走如喪其私親公卒歲餘賊復至城中人彷彿見公絳衣大冠立墀硯閒謂金公死不忘興安也相與廟祀之勿絕公內行醇備篤於友誼兄歿撫其子女嫁嫁如已出叔父有孤孫鞠育之養婦姑終其身而周旋御史吳公裕中廷杖一事死生患難之際尤爲人之所難方天啓甲子立五以後逆璫虐焰不可嚮邇而應山楊公二十四大罪之疏上奏云齒於楚人吳公者亦江夏人也疏劾次輔丁紹軾語侵璫璫怒遣

矯旨杖百死杖下親戚故舊皆竄匿尸暴衢中公毅然臨其喪返其匱三十里外義不反顧時人以爲郭亮董班之義無以逾公也妻李宜人有節操明於大義當興安之圍公將乘城與宜人訣宜人指後圃古井曰公母內顧吾得死所矣必不辱公旣閉關歸喪于楚歲時懸公遺像堂中率二子哭奠田不盈百畝茅屋數椽與兄子二人共之遵公志也教子如嚴君次德嘉壬戌冠南宮入翰林以文行知名每言及宜人母教輒流涕公歿時年僅四十一論曰公守興安艱虞百折卒全危城於百萬虎狼之口可謂難矣使公勿死而守漢中漢中必全然大夏旣傾公卽不死疾必死綏

死社稷。死漢。卒與死興安等耳。當逆璫時。公不負其友。幾陷黨人之禍。豈任封疆當巨寇。而忍負吾君哉。公爲孝廉。嘗寫宋名臣言行錄。類分之爲自警編一書。宜其大節卓犖如此矣。

逆從守興安。敘起中閒。敘周旋友難事。亦用逆擊法。最生動。

吳順恪六奇別傳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廊坐而對飲。查已醉酌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汚。查遽起捉其背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

徒目之失吳生矣。畱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

六奇

者家世潮陽祖

爲觀察○近來國史承臣傳六奇名列其中則六奇初亦有官矣。故送爲嬖人。慨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

形勢。會王師入粵。邀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篅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戰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敍往事。無所忌諱。

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矣。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資計。查旣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間之則以巨艦載至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保兼太子太師。謚順恪。

查名士。吳奇士先生佳文可稱三絕。

李公正華傳云。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鋤豪右。

有海忠介之風。申讒被連。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蒲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對泣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

帶經堂集文錄卷二

山東新城王士正阮亭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新昌漆作霖篆圖校刊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謚文襄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賜阡旣刻王言於豐碑蛟龍鼎鳳照耀萬古用侈國恩又

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正。士正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期之
運。創久大之業。則必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
可以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
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窮。若斬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紫
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遼。遂爲
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
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卽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皇贈光祿大
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有

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特簡巡撫安徽等處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縣絕如此。蓋蘇擅水利。小

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澆○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

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
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
澗○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
畢○二十○畢○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畢○中○之○經○界○二十○畢○之
外○圍○以○深○溝○道○廣○丈○八○尺○此○法○虛○空○可○行○
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
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澆○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
水○車○灌○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旣○通○水○有

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
賠之敝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
其南歙郡逼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振
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
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餉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
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
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
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尙書十六
年河決江淮閒上稔公才特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

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沐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者。匯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公疏乞已裁治河。及奏議中皆經國大文。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入疏奏之大畧。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餉艱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

潭亦危且黃河之南岸不隄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則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且壞疏上廷議如前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前後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悉如所請已又疏

請濱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隄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知遇仰乘廟謨不憚胼胝不懈難鉅不恤恩怨不數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閒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

○此○明○其○忠○誠○足○以○結○七○知○者○也○

○久○抽○軍○主○義○件○另○敘

河倒灌之水。自高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至勞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從淺所築隄。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六十萬不可。至於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力格增卑。修薄諸務。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委御中飽。諸弊悉絕。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外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答。
褒勉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黃通。時爲河餉。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畱城。東徙宿遷之阜。

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公於阜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卽或黃強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卽跳汰無餘。兩運口既治。數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隄。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車駕南巡視河。天顏有喜。御書閱河隄詩。一章賜公。及佳哈御舟上用帷幙。皆異數也。黃淮兩河既歸故道。

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汝諸水

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沫海七縣民田無算且匯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瀆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瀆又漕船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溜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灾漕船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用○此○費○耗○之○國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滄因勢利導使三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先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讐起公遂罷

二十八年春。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

善後事宜甚悉。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載。

上念公不忘。凡三命閲河。一賜名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閒。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

府灾。有旨截畱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

仍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公老病。再賜

佳哈。繡舟以旌異之。公至。卽經畫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

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

病狀疏聞。特命公襄子治豫。馳驛省視。而命公歸淮上調理。時

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渠。墮廢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尙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上猶不許。而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上臨軒嘆息。靈輶旣歸。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命禮部議賜祭葬。命內閣議易名。賜謚文襄。飭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

書十二卷。前後疏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畧曰。今經

生言河事莫不侈言。

持此論以朝示後人。恐今竟不易。

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

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

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卽淤高。

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旣陂。所謂陂卽今之堤也。蓋

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地。能不漫瀆

乎。讓爲繙完故堤。增卑培薄。乃爲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

顧出神禹上哉。其持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東水

季○謂○堤○水○以○改○少○功。乃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核而得公之用心。與其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八品官治齊敘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入人樹基樹喬樹滋樹碗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厯積石經龍門決排疏澮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竈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櫂蹕毳忘朝飧河伯效靈波沄沄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騫雜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誼公騎箕尾民煩究巷哭過車

手舉幡黃腸祕器。賜東闈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
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文襄爲本朝第一能臣。其治河奏績較之有明潘公季駒有過之無不及也。此文極力發揮而步步有法。亦悉心結構之文。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邱公墓誌銘

公邱氏諱象升字啓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廩
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
守冀寧道右參政母張淑人公參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
盈寸年十五爲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隔湖中浮沈數
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
弟象隨齊名號爲二邱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
年乙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御試屢在高等賜宴
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

人率當世名士。己亥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禁近就冗散。又涉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皆爲公惜之。而公夷然旣之官道出徐聞縣。防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三日。則士飽馬飡。飡。動。耗。孰與逆行于紀相率而受赤族之誅乎。吾勉爲若畱待餉。至然後發。且逐叩關入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日公活我瓊州職司撫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日是不可以文諭而惠結也。密檄民兵箇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

亂數人餘悉懾服。瓊賦舊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畱。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是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太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某者尙氏婿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頗納交。公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閒說之曰。公爲名藩上佐。又貴爲王婿。奉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籍藩下。以良民爲魚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閭慮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魁數人誅之。解散。

反手便是

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兼德公。事在反手間耳。金起謝曰。
微公吾不聞此言。於是啓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
論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畜牧無算。廣人大
說。或謂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

命歸里。丙午。補武昌府通判。會有逼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
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不堪命。於是崇
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
變。集議於庭。僉曰。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
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况重以積逋乎。令奉行無

狀敲朴繫累草營民命愚民無告故挺而走險宥之則皆赤子也
宜遣一文吏單騎往諭以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

何張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賠道而馳未至三

此事與忠雅堂集中述其父定唯涉民變事

絕類益此法古今相傳但非其人不能行耳

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

曹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憇汝
死自今日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中丞
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民初猶疑貳公爲文
誓城隍之神通民聞之皆流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
小人之命公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全

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難歸，戊午起補大理寺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眾，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非計之得也。眾韪公言，明日駁正上制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逼其後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殺人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

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傳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嘆曰。朝廷須用經術士。于邱君見之矣。壬戌。公念參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寅。參政公築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參政公志。其睦於族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歿。有寡女不遠千里。歲聘卹之久而不衰。

既病猶較刊斯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灤翰林侍講譚君叡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學知名如嚴肩肇向大觀史尚轍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公爲知人所著鷇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己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邁遠迴述迪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官洗子達遠皆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

翔周雲書劉繼祖喬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
又于公爲後進官洗以狀求請銘言念生平不覺出涕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卓達乃濩落遠浮南溟化鯨鯢單車談笑
安荆鄖久以平將試盤錯入爲法官尤諤諤丹筆平反訛畫語始
爲龍龜終窟蝮淮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柳昌厥後人增
式廓

此君到處皆有可觀敘次亦極精采中寫說尙某一節大奇明
史楊一清傳同此文法

霜臯先生墓誌銘

予少讀宋遺民錄。所述唐林二義士謝臯父龔聖予諸人事蹟。率
嶽崎磊落。志潔行芳。或時托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嗚咤。無聊不
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立起。輒卷書太息以爲有宋三
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順
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禎遺錄一書。讀之心疑。其爲宋遺民之流久
之。乃知爲霜臯先生作也。霜臯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
玉明。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世襲錦衣
衛指揮僉事。父炳。本生父耀。先生少襲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

得侍仗下糾儀號貴近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
來多威福自恣大慾市滑因緣爲好利屢興大獄至末流未已先
生獨心惡之遷卒告密輒寢罷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
朝臣方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慨然謂人曰今
天下有大弊四戡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
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恩讐相傾軌賢者不免弊二右文左武刀
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營官軍詭計糜餉者什八九奢靡有
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將士皆極言不堪平居鬱鬱不自得一夕
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喫震耀數十里軍容甚

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日跋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卽有一二可用之人才而門戶膠牛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惜使天子循衆議中○中○此○事○皆○在○下○而○不○在○上○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子○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詔○訓○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卽○離○艱○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餽○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

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申
主所可及。畏天灾。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
逸使君臣一德。相將協恭。卽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
殉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于先帝。亡國
之痛。未有痛于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
誹謗。或曰寵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
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已誤國之罪。轉相告
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
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

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譟
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有司錄其副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源
以手藁殉葬嗚呼可以瞑矣生萬曆癸丑卒大清康熙癸酉壽
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子二潔生員前卒源康
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名孫一某先生嘗爲金吾宜稱官今稱
霜臯先生者先生隱安宜以霜臯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志也
系之銘曰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者或以爲冬青

之霽山過其藏者或以爲汝社之臯羽

專提其所著崇禎遺錄一書作主前寫生平須眉如見後全載其自序慷慨淋漓而已更不參一解其文之有體要如是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管典籍事馮君太木墓誌銘

康熙庚辰馮君大木卒於京邸余哭之時過而悲嗣是數往來安德望君之廬未嘗不腹悲也昔秦少遊死東坡先生嘆世無復有如此人。大木死世豈復有如此人哉。丁亥冬杪其孤炎來告葬期且請書其隧道之石予方病困甚言念平生不忍例辭乃伏枕畧述君之梗槩而銘之以代楚些云按狀君諱廷樞大木其字先世萊州卽墨人曾祖仲選祖嘉禎父沛順治辛卯舉人不仕卒君幼號奇童讀書一覽輒誦于口強記不忘十五工爲制科之文五經三史莊騷以下四庫二氏之書無弗瀏覽於是落筆輒絀其輩行

亡敢當者。康熙戊午舉鄉試第六人。壬戌賜進士出身。君文詞贍博。又善撫趙。承旨書時論以爲馮望無以踰君。會有尼之者。竟真二甲。及館選。以名士薦者五十人復不及君。君于是浩然有歸志矣。又三年授內閣中書舍人。官閑無事。儻值稀少。益取古人書枕籍。讀之足跡蹠蹠。終歲不識貴人之門。性孤峭益甚。而詩文亦益奇。丁卯典湖南鄉試。所取多振奇服古之士。居然楚之雄風也。旣撤棘蠟。縱杖登黃鶴樓。俯江漢之流眺。內方大別諸山。南望瀟湘洞庭。慨然遠想。有詩百餘篇。識者以爲騷之苗裔。今所傳晴川集是也。尋以次久掌典籍事。宅繼母郭。憂泣血。三年毀滅。性人。

稱篤孝。居父之強起補舊職。量移曹郎。有日矣。一夕與友人會飲。郎舍歡甚。丙夜客皆去。君始就寢。明日日高不起。其僕啓戶視之。君卒矣。君生平寥寥然。慕古近狂。不屑不潔。近狷與人少可而多怪。非其人雖比屋不相往來。苟其道誼契合。推心置人腹。坦然無機械。無叮畦。而內行純備。潔脩自好。尤爲士君子之所難獨不能。突梯閃渝以媚世。而詭遇耳。語云寶劍不可刈。圭古鼎不可柱。車其所挾持者非也。譬與人造車而方其輪。欲以致千里。得乎。計倪曰。有高世之才。必有負俗之累。于君益信。顧人忌之。天亦忌之。使之頗領沒世。年甫及艾。以死此則太史公所致于天道是非者也。

君之文清迥絕俗。歌詩尤超逸似不從人間來。余爲刊削存尙數百篇。其友人李子田子將謀刻之。其必傳于後不疑。君卒以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娶李氏子一人炎今將以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三日葬曹村之阡銘曰。

雲中白鶴兮警露高翔下視雞鷩兮爭趨稻梁幽蘭空谷兮無人自芳蘂蘂雜櫟兮羅生北堂巫咸上天兮天道茫茫孰分菀枯兮孰辨彭殤文塚幽幽兮上燭星芒嗟嗟馮君兮德音不忘。

予最喜此種人銘亦可以續騷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西寧縣行取知縣任菴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鉞，字仲威，號任菴，青州諸城縣人也。自其始祖庠，居城北相州鎮東巷，人稱東巷王家庠。曾孫續治易爲大學生，是爲公曾王考。大學生通議公允升，是爲公王考。通議生子四，其季正議公恢基，公考也。妣周太夫人，正議生子三，公其仲子。伯兄鎮，順治六年進士，仕至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兩世考妣皆以鎮貴贈封。如其官。公少兄二歲，出應試，名輒相亞。明季遭世亂，公兄弟奉母避地航海，至淮安之廟灣，備歷艱險。逾年移匿山村，夜猝遇刦盜。

數十人。公與從父諸昆弟，廉僕殊死戰。公配墮安人，因得乘閒扶
掖太夫人踰重垣，伏山澗以免入。本朝順治十四年舉于鄉。明
年戊戌中會試，己亥釋褐禮部需次，當爲郡理官。時伯兄方宦遊。
周太夫人雅不喜遠適，公決志畱養。不赴選人。歲甲辰，伯兄卒官。
又二年，周太夫人歿服除，歲乙酉，始謁選部用新例，改知西寧縣。
蓋自公成進士，至是已十一年矣。西寧粵西鄙，重巒深箐，狼狽雜
居。其俗尚鬼而輕生，不習禮讓，以嚚訟爲能。自公之至，摩撻涵濡，
一革其舊。在縣八年，訟庭間寂，人嫋詩書，民樂有憲。母士欣得良
師焉。未幾，而三藩之難作。三藩者，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三人者。
特○提○詳○原委○後○公言○吸本其集。

朝○日○堅○其○事○亦○不○可○不○記○之○以○示○復○入○

皆故明將歸。本朝皆以功封王。三桂王演爲平西。仲明王闢爲靖南。可喜王粵爲平南。而可喜長子之信。兇悍有才畧。以計令左右。風可喜請老而歸。王位於之信。之信既得位。益肆狂悖。可喜不能堪。用客金光計。上書願歸耕遼陽。以避之。信既廷議。令之信同徙。金光等遂諷之。信復歸位其父。而朝議令平西。靖南兩王質子。風其父如平南。於是平西王吳三桂遂稱兵反。事聞。朝廷馳使止平南。靖南俾勿遷。時三桂之使日夕在二王所。從臾二王反。當是時。靖南王仲明暨子繼茂已前死。孫精忠嗣王叛應之。獨可喜守臣節不變。上褒異之。益重其事權。晉封親王。督撫以下皆聽。

節制。頗金光者。居中用事久。爲可喜所倚信。益援引市井亡賴。黃
掌絲輩。布列中外。招權納賄。易置文武將吏。重失人望。又爲可喜
草密疏。發之信罪狀。請以次子之孝爲世嗣。之信積不平。乃佯爲
不知者。愈厚結其下。可喜不察。更憐之。可喜故嗜利。之孝頗近儒
雅。顧性鄙嗇。過于父。于是諸將多歸心之。信歲甲寅。劉進忠孫延
齡相繼反。六月延齡陷梧州。明年秋高州之難作。未半載。之信遂
叛降三桂。延齡之陷梧州也。接上段西寧距梧八十里。順流下。半日可達。
梧鎮帥班際盛。駐兵水口。欲移師避寇。公故與際盛善。移書極言。
梧爲東粵咽喉。無梧是無東粵也。將軍今日退一步。明日肇慶以

東皆不守。長驅至會城。憂且及將軍家室。又云愚觀西兵之來。無持久計。不過以梧守。楊某納歎。累日運輜重入舟。戀棧之情已見。不日且西走。少需之。吾兵大集。梧城可復也。際盛然之相距二十餘日。賊兵退去。如公言。方梧州初陷。公繕治城守具。賊陳四者。引軍寇西寧。先使謀持僞劄至。知有備。乃離城三十里。屯月峒五日。會梧州賊退。始遁去。公于是以治最膺薦行取。明年二月解印。行有日矣。可喜。忽具疏。請畱行取。官公度之。信必反。可喜。不能制。苟濡滯則禍。不旋踵。遂移疾歸越。年之信果。叔其父以叛。可喜。以憂死。後之信復自歸。本朝爲其母所告。伏誅。人咸服公。幾先之。

持紀此以兄廷機○裕之失

哲○堅○貞○之○操○不○啻○唐○甄○濟○云○公○之○言○曰○三○藩○之○遷○原○其○始○由○尚○氏○能○爲○然○寓○內○財○力○坐○以○耗○竭○非○數○十○年○培○養○元○氣○未○易○復○也○且○彼○能○作○賊○者○獨○三○桂○爾○然○已○老○第○姑○徐○之○更○四○三○年○三○桂○死○其○他○兒○女○子○輩○可○折○筆○使○也○嗚○呼○此○殆○篤○諭○也○與○公○旣○歸○杜○門○謝○客○日○餐○課○諸○子○弟○治○經○生○家○言○有○及○門○者○爲○之○講○肄○疏○示○無○倦○好○賙○恤○親○族○以○急○來○告○取○之○如○寄○內○行○惇○篤○與○物○無○忤○族○鄉○之○閒○推○長○德○者○于○公○無○閒○言○晚○亦○博○綜○載○籍○於○學○無○所○不○窺○歲○戊○午○詔○舉○博○學○宏○詞○公○名○在○薦○中○辭○不○赴○家○居○三十○餘○年○耽○靜○樂○善○所○著○有○水○西

紀畧、粵游日記、星餘筆記、讀書叢殘、暑臘說朱子語類纂世德
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卒、距其生
天啓三年三月初二日得年八十有一、以子沛思封翰林院編修、
配隋氏、封安人、先公歿于四人、沛思長子也、舉丁巳鄉試第一、
未進士入翰林、累遷至左春坊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充、皇太子
講官、沛懨貢監生、候選州同知、沛愷甲子舉人、福建漳州府同知、
沛恂丁卯舉人、候選知縣、女二人、一適孫濬、一適李華之、丙辰進
士、湖廣按察使孫六人、稟己卯舉人、沛思出相本椿槃柯、曾孫三人、
人元烈元勲元煒系之銘曰、

不亟叱馭。以有親也。應變固圉。以濟屯也。蔑汚後命。以潔身也。著公大節。世斷斷也。銘諸幽宮。於萬斯年。不可泯也。

特敍三藩起釁之由。可以入史中載。止班牒盛移師最切大計。末引公言結之。可作三藩總論。

○○吳徵君天章墓誌銘

漢魏以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眾矣。顧所號爲仙才者。惟
曹子建。李太白。_{○先○生○世○好○獎○借○若○天○章○則○貴○不○愧}蘇子瞻三人而已。本朝大一統。閱六十載。作者
亦多矣。余獨以仙才許蒲阪吳君。此余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
也。君且死。譜弟霞曰。吾平生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卽死。遺詩勿
遽出。必待先生刪定。雖相望二千里。而勿憚跋涉而往求焉。且謁
誌墓之文。吾無憾矣。予居田間。聞君之訃。爲哀輓以代楚些。其末
云。已空文字障。靜閨莊嚴刲。何事勞結習。猶煩大迦葉。未幾而霞
至。將君遺命。予詩。若爲之識。然嗚呼異哉。豈余與君精神感通。雖

越在二千里。不以幽冥閒有如此耶。旣次其詩。遂爲其銘。君諱雯。
字天章。其先遼陽人也。父允升。中順治二年順天鄉試。六年授蒲
州學正。十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明年卒。卒後幾年。吏部按籍銓授。
知臨潁縣。君幼孤。母朱有節操。撫君及弟霞等皆成立。遂籍於蒲。
君姿秉殊絕。嗜書如飲食。又薄帖括爲不足爲。雖在諸生。輒瀏覽
羣籍。自六經三史外。先秦兩漢。下逮六朝唐宋元明四部之書。無
弗習也。旁及釋老內典祕笈。皆鈞貫其旨趣。含咀其英華。而尤于
五際六義。有深嗜焉。初。僑居申條山南之永樂。永樂唐縣也。李石
兄弟三相皆居之。詩人李商隱義山亦居之。號玉溪生。玉溪者。永

樂水名也。君少而食貧，無以爲養，數游京師，謁父執友，年二十餘
矣。京師士大夫無知其詩者。予一日過同年榮，工部洞門，見其詩
云：泉遶漢祠外，雪明秦樹根。又云：濃雲溼西嶺，春泥靄條桑。至今
堯峯上猶上堯時日大異之。曰：此非今人之詩也。吟風不絕于口。
久之，君再入京師，一見談藝，輒夜分不休。如釋迦之有鷲子，鳩山
之有寂子，相說以解，不待往復，扣擊君固以謂予一人知己。如后
山之于南豐也。戊午己未間。

天子詔徵博學宏詞之儒，備顧問特舉制科海內名士，鱗集闕下。
君在舉中，顧獨就寂守素，不與他人走健僕，囊巨軸，宛顏低眉，望

門求知者競馳逐膠庠譙泊門有雀羅予以是益重之臨朐馮相國知君名以扇索其詩君大書二絕句答之其坦率如是卒以不遇亦不悔也君游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而梁宋間詩尤工晚訪舊天津復與余相見京師時康熙辛巳君年將六十倦遊矣君好友天下士士之名雅者亦皆援君以自重所至縞綺贈答無虛日然君曾中涇渭不徇世俗毀譽涼燠以爲親疏故人亦樂就之所謂嵇叔夜土木形骸黃叔度汪汪如千頃陂者庶幾似之平生好仙釋有空諸所有仰青雲睹白日之意情耽隱逸僕僕四方謀升斗以爲甘旨之奉非其志也嘗買圃郭谷之口有竹數

百挺黃梅數十株。橘三株中作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怡然自足。將以終老而迄不得遂。嗚呼其可悲也。君詩一刻于吳中。再刻于都下。三刻于津門。今未刻尚千餘篇。予刪之不少貸。所存皆卓然可傳。蓋痛君彌留不忘誼諉之意。亦以報亡友于地下云爾。今當寧右文士。苟懷一藝。朝躡芒屨。而夕登館閣者。何限。君之名固已聞于朝矣。而終不遇。窮老以死。是尤可悲也。君娶祁氏。有子二人。江蘭早卒。崇厚州附學生。亦前卒。繼娶聶氏。孫一逢源。尙幼。卒以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七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阡。君嘗以詩賦應制科。故稱徵君銘曰。

山河兩戒皆首河中重華舊都扶輿所鍾昔在唐賢摩詰

王右丞
人徒

允言

盧綸中大河義山玉溪李商隱懷州

表聖王官虞卿人有明名

世首兩襄毅

楊公博古崇主

勳名爛然風騷才繼嶽嶽吳生崛起布衣

身處菰蘆名動京師聲滿天下尙謀升斗晚卜堯裘

子真谷口惟

君之詩疏越朱絃後有知者移情成連

神之往來河聲嶽色

古銅君得

印刻此修竹梅花徵君攸宅

四字

此先生最心折之友通篇往復嗟嘆不盡流連真所謂不啻若
自其口出者予一旦溢先朝露得如此文以誌其墓足矣